

資治通鑑

冊
奎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

起柔兆閹茂九月盡著雍困敦十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

受

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上者皆太宗也厥九勿翻

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

溫彥博還朝

彥博沒於突厥見上卷八年朝直遙翻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

射於顯德殿庭

是年八月上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將即亮翻下同

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

少

照翻下同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

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

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

將卽亮翻幾居希翻少始紹翻

於是日引

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

其將帥亦加上考

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中多之中竹仲翻帥所類翻

羣臣多諫

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

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

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

驛馬入朝切諫

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郃陽置西韓州又於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是自

韓城乘驛入朝也

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

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

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

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

少詩照翻

每觀敵陳

則知其疆弱陳讀曰陣下其陳同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

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

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己酉上面

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長知兩翻命陳叔達於殿下唱

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當丁浪翻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亮翻淮安王神通曰臣舉

兵關西首應義旗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今房玄齡杜如晦

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

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

叔父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八十八卷武德二年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

望風奔北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

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

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

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

遂皆悅服

儕士皆翻分扶問翻

房立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

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

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

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

以爲民也

爲于僞翻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

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詔民間

不得妄立妖祠

妖於驕翻

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

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歐陽脩曰歷代盛衰

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

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

置弘文館於殿側

唐會要武德四年於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

三月改爲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卽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按閣本太極宮

圖弘文館在門下省東而不載弘文殿納義門在嘉德門之西即我朝之崇文館也避宣祖諱改弘為崇精選天下文

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

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

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

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日

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更

工衡翻朝直遙翻行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詔追封故太子建成

為息王諡曰隱齊王元吉為刺王息古國名諡法隱拂不

暴戾無親曰刺諡神至翻刺盧達翻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

哀太極宮圖宜秋門在千秋殿之西百福門之東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考

異曰高祖實錄建成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諡太宗實錄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唯唐厯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

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郎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別無月日可附今且從唐厯上許之命

宮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

子生八年矣

生於承乾殿因以名之

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戶分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

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

反於上前

瑀音禹射寅謝翻數所角翻

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

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

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之直而不相親乃親封德彝者蓋

以瑀之疎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數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親君子遠小人

未有能

濟者也

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

上時掌翻

辭指寥落由是

忤旨

忤五故翻

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

皆坐不敬免官

考異曰舊傳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

免按寶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

暴踐者

厥九勿翻
踐慈演翻

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

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

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

下故皇再從三從弟

同會祖爲再從兄弟同高
祖爲三從兄弟從才用翻

及兄弟之

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

封宗室爲郡王見
一百九十卷五年

上從

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

從千
容翻

封德彝對曰

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

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

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役

力役蓋防閭庶
僕白直之類

恐非示天

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

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

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丙午上與羣臣論

止盜或請重灋以禁之上哂之

笑不壞顏爲
哂哂式忍翻

曰民之所

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

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去羌呂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

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灋邪邪音耶自是

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

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

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

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

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夫音扶喪息浪翻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

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後分諸州都督府爲上中下三等大

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州馬正五品下州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

馬亦皆遞降一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

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守式又翻帥與率同

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

意邪邪音耶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

比毗志翻朕皆粘之屋壁粘女廉翻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

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

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省悉景翻治直吏翻數所角翻下者數同徵知無

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使疏吏翻封德彝奏中

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唐制民年十六爲中男十八始

成丁二十一爲丁充力役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

敕按唐制中書舍人則署敕魏徵時爲諫議大夫抑太宗亦使之連署邪至于數四上怒召而

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

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

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

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

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

幾居

豈翻數所角翻

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卽位下

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

蠲主淵翻

有司以爲負秦府國

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

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

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

之後方復更徵

調徒弔翻給復方目翻方復扶又翻下復點同言旣散還其已輸之物而復徵之

百姓

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以來年

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

治直之翻守式又翻

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

誠信爲治乎

治直吏翻下同

上悅曰曠者朕以卿固執疑卿

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

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

夫音扶治直吏翻下同

朕過

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

張玄素名

景州漢平原郡鬲縣地隋置弓高縣屬觀州唐平河北分弓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七品上掌勾稽省署

抄目錄事掌受事發辰兼勾稽失

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

務

好呼到翻

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

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

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

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

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

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

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

好呼到翻鮮息善翻

上善

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

大寶箴

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品上蘊古蓋廬江王瑗督幽州時爲記室也唐制資序未至以它官入省

者爲直上時掌翻

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

屯陟倫翻

故以一人

資治通鑑

一百三 唐紀高祖神堯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治直之翻重直龍翻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

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云珍謂淳熬淳丹炮豚炮脾擣珍漬熬肝腎也淳之純翻丹

莫胡翻一音武由翻惟狂罔念亡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

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

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黻纁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曰以黃縣為纁用兩組掛

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上嘉之賜以束帛唐制凡賜十段其率制三匹布三端

聽也黻他口翻塞悉則翻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四匹縵四匹若賜蕃客

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賜束帛有差者除大理丞大理

六品掌分判寺事上召傳弈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

禍事見上卷是年六月幾居依翻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

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弈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

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黠戶八翻誑耀彼土中

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立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賕

枉法受賂曰賕賕音求

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

門令史受絹一匹

司門郎屬刑部掌天下門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唐令布帛皆闊尺

八寸長四寸爲匹

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

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

遺于季翻

乃陷人於灋也

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引論語孔子之言道讀曰導

上悅召

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

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治直吏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

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

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

惡烏

路翻樂音洛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爲漢王宜陽郡王祐爲楚

王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韓

相傳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東界居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母亡儉破高麗奔沃沮後復國其留者爲新羅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疆盛因與百濟爲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麗力知翻

送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

朱子奢往諭指

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孝武太元十年損助

教爲十人唐助教五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經教授

三國皆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

諡文皇帝廟號太宗咸亨五年追諡太宗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又加尊太宗文武大

聖大廣孝皇帝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觀古玩翻

丁亥上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

陳讀曰陣新志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

上曰朕昔

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

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

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
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

諫官隨之有失輒諫程大昌曰唐西內太極殿即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

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

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閣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內

御宣政前殿則謂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則謂之入閣其不御宣

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

因隨而入見謂之入閣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灋

官更議定律令長知兩翻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斷丁上

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灋曹參

軍裴弘獻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七品上請改為加役流徙

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考異曰新舊刑法志皆云居作二年今從王溥會要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兵部郎中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

擢為大理少卿少始照翻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

資治通鑑一百一十唐紀太宗文武皇帝八中華書局聚